

萬有文庫本

增評補圖石頭記三

【清】曹霑著

據悼紅軒原本排印

蔡義江○呂啓祥

張書才○等校訂

作家出版社

萬有文庫本

石頭記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原評

蛟川大某山民○原加評

海角居士○原校正

萬有文庫本

增評補圖石頭記

三

【清】

曹霑著

據悼紅軒原本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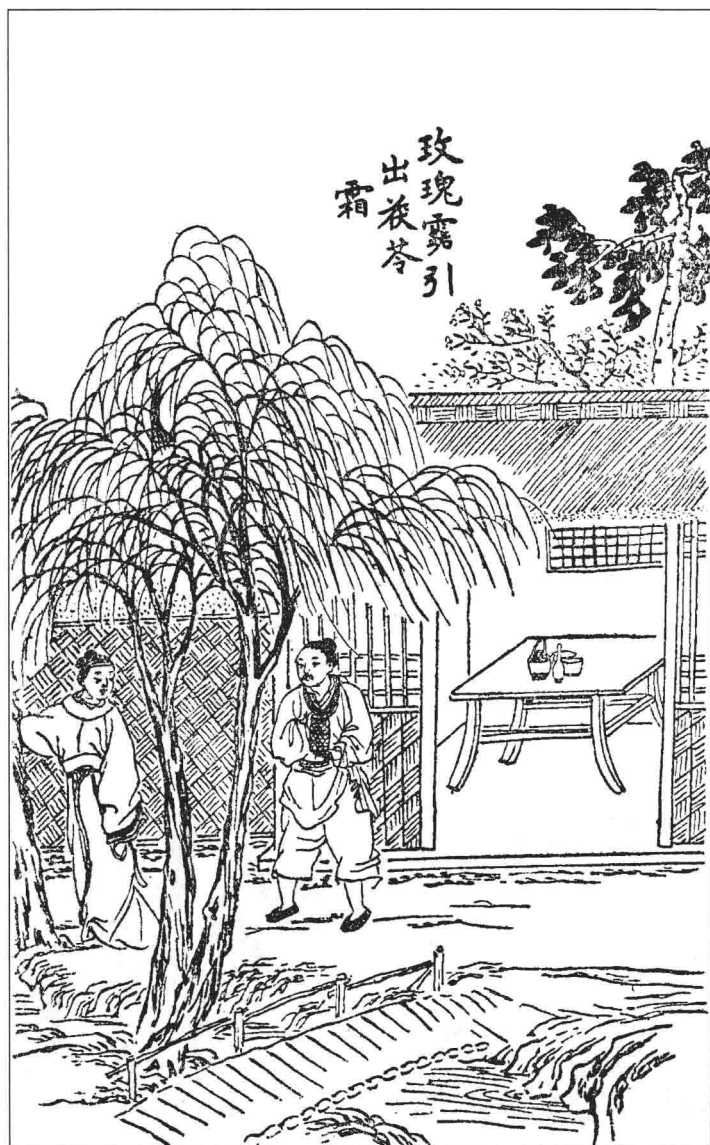
蔡義江、呂啓祥

張書才等校訂

作家出版社

策粉太徽
新替舊硝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叫春燕和媽向鶯
兒說好話復囑不
可當寶姑娘說面
面周到如是獸者
傻者誰能之耶
寶哥哥體貼人細
真能處處到家
媽字作一句讀

喫過苦頭即能依
順因知倔強猶昔
者未易數觀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裏。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餠餠了。都搶不到手。妙語清新。平兒去了不提。這裏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裏。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著寶姑娘說。子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著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此等話。恐不足爲憑。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可好。不好。令其自思也。』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誑。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喫飯。鶯兒自去。

以上將燕鶯一段
情事已結隨手度
入薔薇硝公案波
瀾

寶玉點頭者因環
琮二人在也妙在
春燕知意正是可
人

舉動如在目前
使當時不表明是
何後來以茉莉粉
換去彼環三又烏
乎知之行文之細
密乃爾
鄭重之至自應收
好也

芳官明知環兒可
欺豈料緣此招禍
亦所發無臬矣

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道。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器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在心不在物。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事不湊巧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還可收留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環琮可談之語。使我見此二人亦復無言。因笑問芳官手裏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癩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得到。賈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又來多事。便彎腰向靴統內拿出一張紙來。托著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物微人重。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自是解人忙笑道。且包上拿去。因溺愛生出是非。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啓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著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

也是怪脾氣
動作處俱寫得入
情芳官獨不思與
寶玉扯著時耶

攜硝媚婢寫出環
三得意光景

宜有此言

使無趙姨娘在前
此事亦丟過去矣
趙姨娘目無尊長
呪詛不堪以至於
此真殺有餘辜者
那裏教導得好種
子出來

知趙姨娘恨於怡
紅院中人久矣

向兒子面前一力
挑唆豈是婦人所
爲

環兒與彩雲二人
到底還曉得進退

那裏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喫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得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一派嬌養性。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點醒二句。使閱者記得。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閒談。事偏湊巧。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鄉老兒何事。不如人。乃不肯受此名號。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著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真是賢德。婦人教導得好。趁著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這是說誰。挺牀的。挺牀。這又說誰。噪一場兒。大家別心淨。一味胡鬧。何苦何苦。也算是報報仇。我且問你要報什麼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碴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看得輕鬆之至。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道。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著抓住了。理。不堪之至。罵那些浪倡婦們。一頓也是好的。滿腔怨氣。又指賈環道。呸。一頓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

趙老貨立意生事
古語云惡婦破家
賈氏禍起或由斯
人

如此行爲誰實使
之然耶

怕你便怎麼著實
好笑之至

兒子親供娘又何
說

以子之矛刺子之
盾

二人到底還知進
退趙姨真自取其
辱者

又扯著一個好東
西真是乾柴逢烈
火

說得直頭忍不住
光景

即趙姨自命何獨
不然倘稍自知分
量謹守還不及矣

何苦挑唆

些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會扭頭暴筋瞪著眼。攥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要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問你自己如何不。生一個好些出來。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到底能知進退。只一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如此說來。想不止一件事矣。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有其母必有其子。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說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醜話。我再怕了。這屋裏越發有的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夏婆子曉曉謹昨殊動人。聽與趙姨娘人以類聚。因問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拍著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倡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裏。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裏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

得此一慫慂而趙姨之計更決矣只怕後來大家掃臉索性寫得十分暢足

況有好幫手豈不得意

想當日趙姨娘不是錢買來的

誰又高貴如趙姨娘者

偏要扯兒子比寶玉

芳官也真說得好趙姨直自討其賤也

不由他不哭鬧

芳官也不顧忌諱你照照一句甚尖惡

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我正要看他掌起來看有那一個怕他。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你倒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有限快的。把這兩件事抓著理。扎個筏子。我幫著你作證。兒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些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著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著膽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裏去了。卻去寶玉最好。芳官正與襲人等喫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疾人手指著芳官罵道。小倡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倡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趙奶奶是第一等。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總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麪頭的。姨奶奶犯不著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尖利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道。休胡說。趙姨娘氣得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道。姨奶奶不要

晴雯已爲不平之鳴矣

百忙中將旁人心事兩邊夾寫一筆亦不可少

學戲女孩乃興義舉何以有身列衣冠遇著公事公憤或藏頭躲尾或指

東話西反皆出場者多事不禁廢書三嘆云

將四人心想一寫裏住二字形容得妙不可言

旁人只得如此說好像六賊戲彌陀

一般實在形容得出

不知夏婆子如何景象何不上來說一句

寫得趙姨神氣活現真妙筆妙文

不答言妙

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著我麼。你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不成體統。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悄拉襲人道。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世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願。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著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你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大興風浪了。荳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疾人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實不中用。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踢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是要著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

只此數言探姑娘可謂苦心孤志矣。尤李二人不著一句褒貶但順述探姑娘之言甚合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探姑娘之言無一字一句不識大體使趙姨能如此豈不誠賢婦人哉。借周姨作鑒的是本地風光。意中明知有挑唆之人三姑娘真善能料事。真難乎其爲女者真是沒有算計之人。此時夏婆子何不挺身自認真是可惡的東西。

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裏。原。來。在。這。裏。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道。請。姨。娘。到。廳。上。來。啗。們。商。量。趙。姨。娘。無。法。還。有。何。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殺。殺。性。兒。別。聽。那。說。瞎。話。的。混。帳。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豈。白。給。人。家。做。弄。心。裏。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豈。不。自。出。其。醜。只。得。回。房。去。了。沒。趣。這。裏。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道。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噪。一。噪。並。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裏。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作。弄。出。個。獸。人。替。他。們。出。氣。說。出。病。根。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著。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裏。那。裏。撈。鍼。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下。處。說。了。半。天。嘖。嘖。嘖。嘖。的。

只怕不做那怕不
破是三姑娘不肯
造次處

小蟬兒名初點出

買糕引起後文芳

官一節事

如小蟬者服畚箕

之役又是下一等

丫頭

翠墨亦多管閒事

人

寫得情景逼真

怕他什麼何不挺

身出來爲趙姨作

見證耶

自是以後須改過

還好

柳家媳婦亦是書

中要人蓋爲五兒

埋根

卻是冷諷之詞小

蟬殆因夏婆子而

亦不滿於若輩耶

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此層不能不疑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證、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很、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著、些、兒、說、著、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著、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兒、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偏、是、此、等、人、要、撇、清、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道、你、老、人、家、去、怎、樣、說、呢、小、蟬、也、乖、巧、這、話、怎、樣、知、道、的、可、又、去、討、不、是、了、說、給、你、老、人、家、防、著、就、是、了、那、裏、忙、在、一、時、兒、正、說、著、忽、見、芳、官、走、來、把、著、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嬸、子、寶、二、爺、說、了、的、晚、飯、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放、下、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骯、髒、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裏、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喫、這、個、我、這、裏、有、纔、買、下、給、你、

柳嫂子與芳姑娘何殷勤乃爾其僧來看佛面耶亦有所求於芳姑娘耶說來真是小女孩稚氣聲口癡態可掬見機而作其山梁之雌雉乎活寫出小女孩賭氣神情作者筆下真是無乎不有原來柳嫂子之殷勤於芳官誠有所求也

隨手帶出玫瑰露又是一重公案不好再要便是再要的話頭今人口中已習慣矣

爲五兒大書特書以平襲四人擬之作者特擡高一層寫之以其是書中要人也

差輕人多人皆然

姐姐。的。柳五兒也。他沒有喫。還收在那裏乾乾淨淨沒動的。說著便拿了一碗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著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喫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喫呢。說著便把手內的糕。掐了一塊。擲著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蟠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瞪著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了。天天見了。就淘氣。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自言著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起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喫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喫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即芳官之前稱姊妹者。雖是廚役之女。卻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此言與前春燕向婆子所說者。暗合。故如今要送到那裏去應名。正無路頭。後來到底是應名而已。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近來已結主人而得討好者。以此四字爲祕訣。服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你好好大家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

寫出柳嫂子作頭亦不可少

故與芳官如此熟拓

以上敘明柳家託芳官所說之話

不曰說了一陣而曰勸了一陣具見

兒女情深不復顧及名理

順勢而下爲芳官忙乎抑爲五兒忙乎

此亦酬送常事不料以此取禍五兒

真抱不白之冤矣玫瑰露是本回正

文不得不敘寫幾句妙在有波瀾便

耐人領略上文寶玉忙道此

處母女忙說兩邊之忙其關心處雖

異而實同又是一回忙

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裏寶玉正爲趙姨娘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噪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到廚房說話去文章關樞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喫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喫你都給他喫去罷好大器量說著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是非之根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喫茶歇腳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裏面有半瓶膩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喫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鏟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正對薔薇硝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去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柳嫂子不許女兒進去故意漏洩春光即西廂扯破紙條兒筆法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託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著逛麼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此亦當時必說之言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自恃柳家的忙道阿呀呀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裏喫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派氣柳家的道我這裏占著手呢五丫頭送送五兒